



曹伯祠与西周曹国

□ 邓文献

实行大分封,封弟振铎于曹邑(因此地有曹南山),号为曹伯,建立曹国,都城陶丘(今定陶西)。故地在今菏泽、定陶、曹县一带,西接成周,东连齐鲁,北临河济,南控江淮。《史记》中称其为“天下之中”的膏腴之地。

有史载,曹叔振铎在曹为伯,执政期间,体察民情,爱护百姓,实行轻徭薄赋,劝百姓削岗平洼,建设家园,疏水导流,垦荒种田。曹伯注重农桑,教民众讲礼义,行廉耻,广施周礼。奉奢者俭素,使劣者善良,俗尚淳朴,男耕女织,则曹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曹伯也深受百姓爱戴,后人称赞“铎教民有法,实开疆之圣也。”

在西周时,曹国初为一方大国,与鲁国共守王朝东土,起过重要作用。可到春秋时,与周边强国相比,相对较弱。公元前637年,宋国公子重耳避难到曹国,曹共公(第16代君主)不以礼待,重耳归国继位后,于公元前632年,兴兵伐曹,俘虏共公,迫使曹南部分土地归宋,曹东部土地属鲁,致使曹国疆域缩小,又常与宋国相互为敌,国力下降,沦为小国。曹伯阳(第26代君主)即位后,喜好田猎之事。曹国公孙孔(一说公孙强),也喜好田猎,曾捕获一只白雁献给曹伯阳,并向

是年看到的,为1994年重新修复重建的,前有碑文所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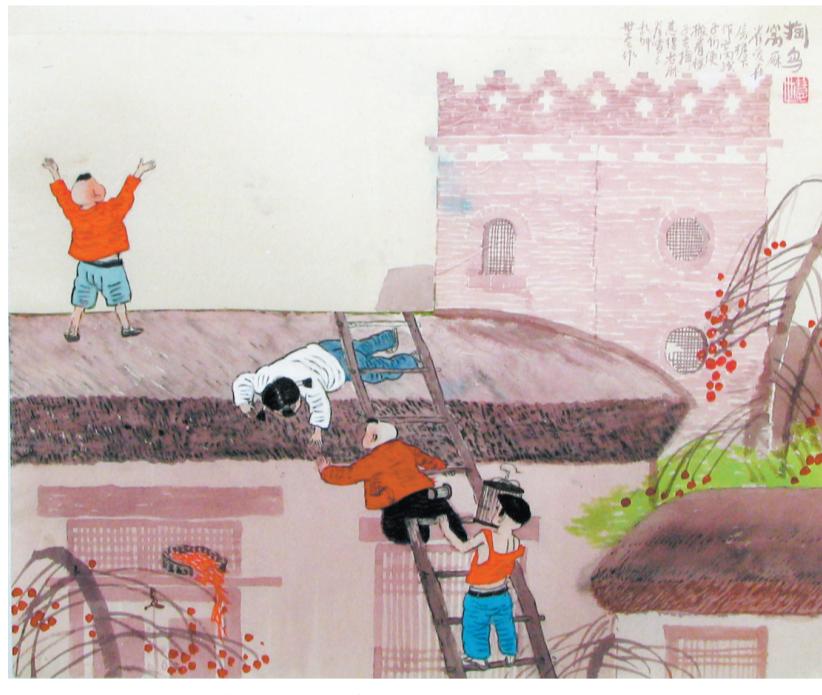
曹伯祠应是为纪念曹国第一位君主曹叔振铎而修建的祠堂,后被奉为“曹伯振铎之神”。曹叔振铎,姬姓,名振铎(又称叔振铎),周文王姬昌与太姬所生第六子,与周武王姬发为同母弟,曾随武王伐纣而建功。相传周武王克商后,为了巩固王朝的政权,便

他讲述田猎之技,深受曹伯阳的喜欢和宠信。命他担任司城(同司空)。公元前488年,公孙彊说服曹伯阳背晋伐宋,宣布断绝与晋国的关系,并与宋国开战。公元前487年,宋景公率军攻曹,大破曹国,俘曹伯阳、公孙彊而杀之,曹国就此而亡。

曹国凡历26君,600余年,国亡,其后代以国为曹姓,祭曹叔振铎为始祖。原曹地,秦汉时期,分属山阳郡、砀郡、东郡。三国时期,为宛州刺史治所。北魏时期,置西充州,与济阴郡同治左城。太和十二年(488年),置乘氏县。北周宣政元年(578年),改西充州为曹州,是由曹国取其名的开始。隋大业初,改名济阴郡。唐武德四年(621年),复为曹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升为兴仁府。金天会八年(1130年),又复为曹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移治安陵、盘石(今曹县北)。明正统十年(1445年),曹迁知州,移治乘氏故邑(今菏泽老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为曹州府(附郭菏泽县)。民国时期(1913年),废府存县,只留下菏泽名。新中国成立后,菏泽又设区、升市,名字延用至今,而曹州和曹国的故名则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掏鸟窝



雀巢建筑的好地方,几个孩子搬一架梯子,下一个台阶,一个中间接应,一个则爬到最上面,把小手伸进鸟窝,如果有所收获,则通过接应一级级转运下来。

如果掏到一些鸟蛋,会对着阳光照一照,如果没有血丝,说明没有孵化,就可以烧着吃,煮着吃。如果是长翅的幼鸟,就会

放在笼中养着。如果是没睁眼的“光腚仁”,是万万养不活的,我们就原样放回巢中,绝不伤害它们,因为老人们常讲:杀雏降会遭天谴,将来不会得好报应。

掏鸟窝,不但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和勇气,也培养了我们的慈悲之心,让我们明白许多生命的道理。文/丁明烽 画/王世会

焦氏女孝亲哭燎麦

曹县西北23千米,常乐集镇政府驻地东南2.4千米处,是为焦村庙村。该村有个百里闻名的农历九月九大庙会。庙会时成千上万人前来进香,但庙里供奉的神及供品却与其他庙宇不同,这儿供奉的是焦氏女,供品是燎麦,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这还要从宋朝该村出的孝女说起。

传说,在宋朝时,焦村庙出了个有名的孝女,叫焦花女,她生性淳朴,勤劳能干,四邻八舍没有不夸她好的。她对年老的父母,更是感情深挚,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

有一次,她的母亲病了,家里穷,缺医少药,病势日渐沉重。焦花女急得心头油煎火燎,想不出一点办法,恨不得替娘害病替娘死。“娘!你想吃点什么吗?”对着几天粒米不下的老娘,焦花女切盼她能想吃点什么,以便能使病势减轻。“闺女呀,咱家连下锅的米都快没有了,还问我想吃什么……唉,能吃把燎麦就行。”焦花女听到母亲想吃点东西,喜出望外;可是她没想到,吃燎麦要在麦刚成熟灌浆的时候才有,现在已交了九月,哪里去找燎麦呀。她跑到田野,东寻西找,越找越失望。眼看连一棵麦子的踪影也不见,她绝望了,不觉失声痛哭。哭啊,哭啊,哭了三天三夜;她的哭声搅得土地爷心神不宁,觉得这件事非认真过问帮助她解决不可了,于是把一批不甚急要的公文搁置一边,立刻驾起云头,上达天庭,启奏玉皇大帝。玉帝摇摇头说:“想不到她竟如此执拗,人皆有死嘛,何必非要治活她不可。也罢!作女儿的既如此诚心,实属难得。你可施展法力,给他生一墩燎麦吧。虽违天时,下不为例。”于是,土地爷回到住所,立即施法。那焦花女虽然哭得死去活来,但并未放弃寻找燎麦的决心。她泪眼模糊,忽然看见面前不远处有一丝青青的麦穗。她赶紧爬过去,擦拭了眼泪,仔细审视,果然不错!是一墩快熟了的麦子迎风摇摆,麦穗沉甸甸,籽粒圆鼓鼓。她掐下麦穗,飞奔回来,立刻燎熟了给娘吃了。她说也奇怪,这把燎麦竟似一副仙丹妙药,她娘吃下后,渐思饭饭,病也慢慢痊愈了。

焦氏女九月九哭出燎麦的事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不久,远远近近都知道了,连知县也亲自来“采风”了。后来,村民自发在村后修建了一座“焦孝女祠”,来表彰她的孝行。

也许是当年土地爷传达指令时,修辞上不够准确,没弄清那燎麦只在当年生一次呢,还是每年九月九那天都要生。只是,从那以后,每年重九这天,总会在焦村庙附近的地方发现一墩燎麦,人们便把它送到焦孝女祠,焚香供奉。前来瞻仰的人,远近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络绎不绝。从此,焦氏女哭燎麦的故事越传越远,慢慢传开了。

酆 鸿 赵丹枫



儿歌曰:山喳子,吱吱叫,我上树梢你别闹,给我三个小鸟蛋,让我玩个溜溜转。你要不给三个蛋,端掉你的鸟窝子,不留一个小蛋蛋。

小时候,不讲求读书考学,没有作业习题,我们这些顽皮孩子的热情无处释放,田中偷瓜,河中摸鱼,与邻村孩子开坷垃仗,真是“无恶不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偷鸡摸狗拔蒜苗”,其实偷鸡摸狗的勾当还真没干过,“掏鸟窝”倒是我们这些捣蛋鬼常干的事情。

到了夏天,季节转暖,草木繁茂,鸟儿也忙着筑巢育雏,有的把巢筑在高高的树端,有的把巢筑在树叶繁茂处,有的把巢藏在草丛下。孩子们个个都是爬树高手,表皮光滑十几米的高树,滋滋溜溜就爬到树顶。鸟巢往往搭建在树的最高处,支撑鸟巢的树枝一般只有胳膊粗细,孩子们像只轻巧的灵猫,在老鸟的责骂声中,在树枝的摇摆晃动中,还是把小手伸进了鸟巢,有时收获几个鸟巢,有时收获两只雏鸟,有时空空如也,看着磨破的胸脯肚皮,只好一脸苦笑。

孩子们善于观察,如果发现有只羽毛漂亮的鸟儿经常在某棵大树上起落,就断定它把鸟巢建在树杈上或者树叶浓密处,上去找寻一般不会空手而归。这样的行动,鸟巢的位置不太险绝,爬树也没有多大危险。

在树上筑巢的鸟儿毕竟较少,鸟窝也自然难以找到。孩子们平时掏的最多的还是房檐下的麻雀窝,瓦下、房顶、墙缝都是

琴台诗话

在单县老城的仙人湖畔、古护城堤上,有一处凸起的平台,为单县“古八景”之首的“琴台夜月”遗址。

《单县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在单父(单县的古称)任县宰的孔子学生宓子贱以礼乐教化民众,倡树道德,简政放权,以至奸邪不行、盗贼不作,百姓安乐。闲暇之时,宓子贱便登上城郭南边的土台子弹琴吟唱,被后人称颂为“鸣琴而治”,赞誉其治理社会的方略和才能。后来,单父百姓怀念宓子贱,把土台子命名为“琴台”,后又称“单父台”“半月台”“子贱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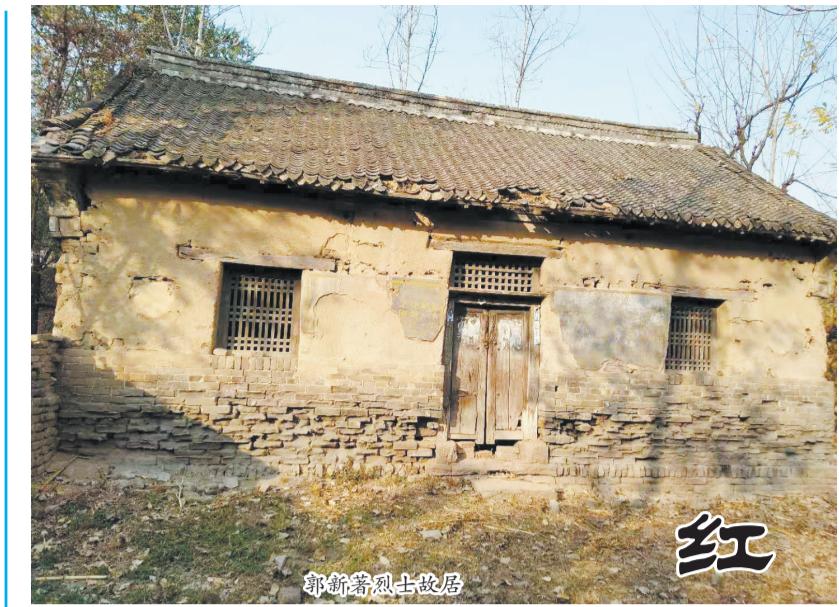
《曹州府志》对此亦记载,“琴台在县城护城堤上,即旧县城之北墉也。”

传说,唐天宝年间,“诗仙”李白辞官畅游天下,途经洛阳写“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不期而遇,时受宋州单父尉陶沔邀请,与“塞上诗人”高适一起踏访单父。三人饶有兴致地登上琴台,把酒吟诗,纵情放歌,留下数十篇脍炙人口的诗作。

或许,单父美景陶醉了“诗仙”,李白共来单父4次,累计居住数月。其间,常到琴台饮酒作诗,以释情怀,留下了8首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登单父陶少府半月台》:“陶公有逸兴,不与常人俱。筑台像半月,回向高城隅。置酒望白云,商飙起寒梧。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水色绿且明,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诗意为“本想到美丽的江南去游历,但途中却被深秋的单父的白云、桑柘、寒梧、秋丘、绿水所陶醉,而流连忘返……”

高适长期居住单父,以琴台为题的诗作也有8首,其中被单父后人津津乐道的是《甲申岁登子贱台》:“宓子昔为政,鸣琴登此台。琴和人亦贤,千载称奇才。临眺忽凄怆,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怀,空有声诵来。”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任职单父父亲的宓子贱之良辰贤臣的仰慕之情,歌颂了其政治才能和为民功绩,同时鞭挞了时政的昏庸无能。

循着“仙风圣迹”,历代文人墨客、达官名流,攀登琴台,怀古赋诗,以诗会友,留下佳作数百篇。元代陈奉仪的《登琴台》:“子贱以治,巫马勤乃平。贤哉高适,与异同贞忠……”清代于振的《半月台》:“高台象月偃城边,中设幢幡礼二贤。琴入松风响在,星随云阵夜光悬。坛虚不受蔽,蒲静唯丝澹池天。筑土当年深有意,半规留待后人圆。”清代陈维崧《金菊对芙蓉·访单县琴台》:“古树云平,荒台湍激,两贤留下祠堂。见蛛丝网院,马厩围墙。承尘画壁昏于梦,千年事、陈迹苍凉。江南游子,无聊侧帽,有恨循廊。迤逦渐下牛羊。响落木西风,飒沓层冈。怅琴声未杳,蘋藻谁将。拟寻北地韩陵石,呼来语,相伴他乡。那堪断碣,摩挲



郭新著烈士故居

红色古屋的革命情缘

在成武县伯乐集镇前郭庄村,有三间兴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屋,平脸墙基,青砖青瓦,前出檐,门窗略有朽损,房檐部分开始脱落。历经80多年的风霜雨雪,虽然墙基已经酥碱,但仍傲然矗立着。这是抗日烈士郭新著的故居,也是系列革命活动的场所,更是7位烈士、16位战士走向革命之路的有力见证。

郭新著的祖父郭效章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均只有一个姑娘,在久久期待中,三儿子终添男丁。1921年7月,郭新著的降生令整个家庭欣喜若狂。从此,这个生活较为殷实的家庭有了奔头,全家齐心劳作,10多年后,为郭新著盖起了三间大瓦房,这在周边村寨标准是最高的。

被视若掌上明珠的郭新著自幼娇惯好胜,经常舞刀弄枪,跟随大人抗击土匪。1938年5月14日,日本侵略军从金乡县境首次侵入大田集一带。途经胡楼村时,因奸淫妇女,遭到反抗,日寇枪杀该村村民9人,打死3人,烧毁房屋300多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胡楼惨案”。日寇的暴行,激起了郭新著的愤慨,血气方刚的他誓与日寇势不两立。

恰在此时,共产党员牛荫鹏找到了郭新著。1939年7月1日,成武县城沦陷,日本鬼子开始四处建炮楼、筑碉堡。1941年,随着鲁西军区教三旅九团到达巨野地区,成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已是进步青年的郭新著,第一个加入了牛荫鹏区长领导的一区中队。在郭新著的带领下,郭新箱、郭新军、郭新燕、刘广起等一批青年陆续参加了区中队。当时,郭新著家处于村子西南角,东西前后四处院落紧密相连,便于隐藏和避敌。看着新著出生入死十分艰难,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然而,新著决心已定,为了活动方便,非要把西院自己的婚房交给区中队使用。在新婚妻子路氏的理解支持下,小夫妻搬到了东院旧宅居住。为便于应急避险,他把堂屋开了个后门,院子南北东西都有隐蔽通道。区里常常在屋内聚会,研究抗敌对策,多次反击日伪军扫荡抢粮,打炮楼、端碉堡,缴获枪支弹药壮大了游击队。

据时任儿童团长、现年88岁的刘兆祥老人回忆,为扩大根据地,使成武、定陶连成一片,在决定端掉冉堌据点时,英勇果敢的郭新著主动请缨,与队员刘广一起,把手枪绑在大腿上,深入敌穴侦察敌情,积极参与制定周密作战计划,凭借夜幕的掩护,以最小的伤亡拔除了据点,成定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刘兆祥老人说,大概是1942年的5月份,在日伪军大举对大田集、白浮图扫荡,尤其是“刘菜园磨盘砸坦克”后,面对敌人的疯狂,上级决定除据点,拔钉子,打掉日伪的嚣张气焰。在攻克王楼时,郭新著不幸被鬼子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在王楼村东土庙旁。

郭新著牺牲时,他的儿子尚未出生。哭干眼泪的路氏及家人,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以后,此屋继续作为区里的办公地点使用。解放战争中,区委在此指挥战斗,组织民兵参军参战,组织民工支前,抬担架救伤员送粮草。新中国成立后,此屋作为村公所、初级社、高级社、大队部、村两委使用,直至1992年全县统一建设了党员活动室。在郭新著烈士故居大门两侧的黑板上,至今还留着毛主席语录。

据烈士郭新著的族弟,现年76岁的伯乐集镇中学退休校长郭新秀介绍,在郭新著的影响带动下,自1941年至1949年,全村先后有20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200多人参与支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令郭新著焦灼的是,现在了解郭新著事迹及前郭庄村革命史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红色古屋的人寥寥无几。郭新秀说,红色古屋的前面,是烈士郭进成的故居,墙体未动,只是屋顶进行了翻修。东面是经过改建的郭新著烈士的东院,烈士遗孀路氏在此终老一生。尤其是红色古屋,前墙与西山墙交叉口处已开裂,加上房檐损毁、墙体酥碱,如果不加以修缮保护,用不了几年,恐怕就会倒塌。郭新秀迫切建议能够加强修缮保护,进一步挖掘红色老屋的革命故事,传承好、利用好,充分发挥出教育后人、激励后辈的作用。文/图 通讯员 隋启良



“琴台四君子”李白、杜甫、高适、陶渊“琴台把酒释怀的情景雕塑”

已遍,一笑斜阳。”……

1945年,在琴台遗址上,湖西区抗战烈士纪念塔(现名湖西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成为纪念革命先烈、弘扬红色文化的教育胜地。单县文学爱好者刘静诗曰:“民族忠魂贯苍穹,碧云轻抚伴从容;琴台枕眠无寂寞,塔前景仰皆亲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单县政协成立琴台诗社,创办了《琴台诗刊》。《创刊号》刊发了单县城东关药铺的郎中秦令朴的诗作《水调歌头·读诗史》:“吟咏几时有?揖笔问谪仙。信乎盘古诗否?尧舜舞夏商鲜。我欲寻求墨客,又恐沿传讹误,何胜梦渴丹。太昊创碧辉煌,舜作南风篇。诗三百,孔子篆,忽略前?一言以蔽,承前启后创新坛。诗贵包藏天地,词中妙隐日月,挥翰世外天。时序分秒异,琴韵万千。”

2008年初,单县对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改扩建,在烈士塔一旁重修了琴台。新的琴台虽然失去了陈迹原貌,却谱写奏响了新时代的宏著乐章。每到清晨、傍晚,广大市民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登上平坦宽阔的琴台,跳舞健身、引吭高歌,幸福感像隽永流畅的诗词歌赋,洋溢在每一张幸福的笑脸。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琪



在单县老城的仙人湖畔、古护城堤上,有一处凸起的平台,为单县“古八景”之首的“琴台夜月”遗址。

《单县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在单父(单县的古称)任县宰的孔子学生宓子贱以礼乐教化民众,倡树道德,简政放权,以至奸邪不行、盗贼不作,百姓安乐。闲暇之时,宓子贱便登上城郭南边的土台子弹琴吟唱,被后人称颂为“鸣琴而治”,赞誉其治理社会的方略和才能。后来,单父百姓怀念宓子贱,把土台子命名为“琴台”,后又称“单父台”“半月台”“子贱台”。

《曹州府志》对此亦记载,“琴台在县城护城堤上,即旧县城之北墉也。”

传说,唐天宝年间,“诗仙”李白辞官畅游天下,途经洛阳写“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不期而遇,时受宋州单父尉陶沔邀请,与“塞上诗人”高适一起踏访单父。三人饶有兴致地登上琴台,把酒吟诗,纵情放歌,留下数十篇脍炙人口的诗作。

高适长期居住单父,以琴台为题的诗作也有8首,其中被单父后人津津乐道的是《甲申岁登子贱台》:“宓子昔为政,鸣琴登此台。琴和人亦贤,千载称奇才。临眺忽凄怆,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怀,空有声诵来。”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任职单父父亲的宓子贱之良辰贤臣的仰慕之情,歌颂了其政治才能和为民功绩,同时鞭挞了时政的昏庸无能。